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

第六十九回 廳簷下兵丁氣短 杯酒間門客暢談

卻說譚紹聞心中掛著虎鎮邦索欠，口中又難說要借的二百兩銀子，一時好不踟躕。盛希僑笑道：「賢弟不必作難，管情還有好處。」一聲便叫：「滿相公上廳來！」滿相公到了。與譚紹聞為禮，盛希僑道：「你兩個不必斯文。作速把昨日那一千兩拿來，叫譚賢弟看看，好商量下文的話。」滿相公領命，果然叫兩三個小廝，將一千兩抱來，擺在廳上桌面。盛希僑笑道：「不怕我賴了二百兩罷？」紹聞道：「說的什麼話。」盛公子道：「我是一定還你的，但只是這銀子你不得拿走。我與你商量，做一宗生意，圖個營運。咱兩個近況，都比不得從前。單單的靠著祖業，過幾天脫出一宗，這也不是個常法。賢弟你便罷了。我如今與舍弟分開，這弟兄們是八仙過海，各顯神通。」

我叫舍弟看看我的過去。舍弟那個東西，將來是夜間點燈，著上一根燈草；白日吃菜，一根蔥頭蘸醬碟兒；還要賣雞蛋稱鹽吃哩。叫他看看我每日大風大浪，卻還要好過。」紹聞道：

「這話且慢商。我有緊事，委的人家索討難支。銀子如不現成，我只得另為酌奪。如今既是現成的，叫德喜帶回去，我好開發他們。」盛希僑道：「整數兒難動，休想拿去一分。我且問你，欠下誰的？」紹聞道：「別的俱是客伙，還略近人情。惟有一個虎鎮邦，是營裡一個兵丁，粗惡兇暴，我委實的怕他。」盛希僑道：「你如何欠下他的？你一向下作，想必是輸賬。」紹聞道：「原是輸的。」盛希僑叫滿相公問道：「營裡將爺常在咱家走，他的兵丁，你認的這虎什麼邦不曾？」滿相公道：「這姓虎的我認的，你也認的。」盛希僑道：「我不記的了。」滿相公道：「前六月間請城內師爺、將爺，在廳上門牌，有一個兵丁在將爺背後站著指點。你沒說：『這位頭腦，漢仗太大，我見了就要熱起來，不住的出汗。請到下邊躲躲，我這裡有人伺候。』」那人就姓虎，一定是他。」盛希僑道：「誰還記得哩。不拘是他不是他，他要賭賬，叫他到這裡。我開發他，只怕要省些。」譚紹聞正愁不好意思要銀子，又慮虎鎮邦在門前無禮。因說：「此時在我家索討，也未敢定。我叫德喜回去看看，若果在，即叫他到這裡清白，何如？」盛希僑即叫德喜，吩咐了話頭回去。

恰恰虎鎮邦在譚宅門首發那躲不出來的話頭。德喜迎著，說道：「我家大叔在盛宅弄下銀子，叫我請虎叔去那邊，一五一十清白。」虎鎮邦聽說盛宅，本不欲去，卻因清楚賬目，少不的跟著德喜，到娘娘廟大街。盛宅門首，雖有些家人在，卻也沒人理他。德喜先進去，少時出來說：「我家相公在廳上等著，說叫算算拿去哩。」這虎鎮邦又從新拐起腿來，跟著到了廳前。看見譚紹聞、盛希僑在廳上坐著，上的階級，少不得到榻子外邊站下。問道：「少爺一向好呀。」原來這些小人，在草茅嫖褻之地，不難氣英雄萬丈，一到大廳廣廈氣概森肅的地方，便不知不覺把氣奪了。況且盛宅是虎鎮邦平日跟隨本官常到的所在，如何能不拘攣？此可見門第子孫望清譽貴，那些狐犬小輩，怎敢平等看視。今日盛希僑已成漸近破落的鄉宦，猶能藉父祖餘蔭，令小人們神懾意怯。像那些混人下流，反招其侮的，非其自取而何？此是中間夾出正論，暫且按住。

單講盛希僑看見虎鎮邦，也彷彿依稀是見過的，便問道：

「譚爺欠你銀子麼？」虎鎮邦道：「些須有限哩。」盛希僑道：「多少呢？」虎鎮邦道：「不過八九百兩。」盛希僑道：「八九百兩，你還說有限哩，這話叫誰聽呢？譚賢弟，你一定是叫他哄賭輸下的，是也不是？他們營伍吃糧，有了什麼，你就與他動恹大的輸贏。」虎鎮邦道：「不是我敢哄他，我彼時拿著六個元寶兒著賭的。你問譚相公，有也不曾。」盛希僑道：「呸！你那六個元寶，不知是你幾十個兵丁公分的糧餉。譚賢弟呀，你趁未分時哄你，你就上當。不說你不能贏，即如你贏了他，你只拿一個元寶兒在你家放上一夜，他們次日就要告你盤賭兵餉；急忙原封繳回，他們還說你夜間敲了元寶邊兒。你通是書謎子，他們有多大家私，就賴你輸了八九百兩。」虎鎮邦道：「賭場有甚多少，一文錢還許贏一萬兩哩。」盛希僑道：「我面前休說這些話！來來來，我兌上一百兩，我兌上啥哩？咱就來一場子何如？」虎鎮邦道：「我如今把糧開撥了，沒啥兌。」盛希僑道：「就兌上老婆孩子。你擲上一個快，就把銀子拿的走，我不寒寒臉兒；你擲上一個叉，是孩子給我伺候十年客，是老婆給我做上十年飯。」來來來！寶劍取色盆來。說來就來，我若改口，許你使腳踢我的臉。」虎鎮邦道：「這事不與少爺相干，何必替別人這樣用力。譚相公，你只說話罷。」

譚紹聞倒不敢攙言。盛希僑道：「我兩個是生死弟兄，他的事就是我的事。你若是不識趣，說硬話，惹我惱了，時刻叫過七八條大漢子，抬起來打你，還算零頭哩。」虎鎮邦也惱了，高聲道：「不用如此作踐我，三尖瓦兒也會絆倒人！」盛希僑哈哈大笑道：「絆不倒！絆不倒！你那意思說，你是革退兵丁，營裡管不著你？我拿個帖兒，送你一個革退目丁冒稱行伍，指賭訛人。只怕三十槓子，你沒啥優免。」虎鎮邦發話道：「這場賭已經縣裡斷過，料著罪無重科。我只是要銀子。」盛希僑道：「譚賢弟，這事經過官麼？」紹聞道：「經過官。」盛希僑笑道：「姓虎哩，收拾起罷。賭博經官，這懸賊就是該入庫的。你家有庫，我就繳；你若無庫，俺弟兄們就不欠你一分一釐。我有罪，請回罷。俺還有正經話計議哩。」虎鎮邦無言可答。滿相公扯住說道：「咱到門房裡坐坐，有事商量。」虎鎮邦少不得跟著走去。

不多時，滿相公回來說道：「無水不煞火，這些人若不得一個錢，將來譚相公支不住，怕激出事來。要破個皮兒。」譚紹聞急口道：「給他一百兩行了麼？」盛希僑道：「呸！咱們都是該窮的，你要比我先窮二十年哩。既是你嚇的恁個腔兒，我自自有主意。」譚紹聞道：「少了怕不行。」盛希僑道：「行，行，行。滿相公，你去叫他來。」虎鎮邦又跟著滿相公到了榻子邊站下。盛希僑道：「譚爺說了，與你一向廝跟的好，見你開了糧，心下不忍。我借與他十兩銀子周濟你，你有啥說沒有？」滿相公說：「二十兩，二十兩。」盛希僑道：「就借與他二十兩。」虎鎮邦只是不言。盛希僑搖頭道：「野地裡拾的柴薪，將就些兒罷，休要嫌濕。從前話，一切拉倒。」滿相公道：「虎將爺你看罷，我的情也盡了。」虎鎮邦道：「我通作情，一釐兒也不要。」滿相公道：「天已將晚，虎將爺還沒吃飯，我引你門房吃飯去。」又扯的走了。

滿相公自向賬房稱了二十兩交與虎鎮邦。虎鎮邦說道：「平白遇見少爺多管閒事。」滿相公推著脊背說道：「見不的官，撒開手罷。公子性兒，休撩的不妥了。」虎鎮邦只得半惱半喜去訖。

滿相公回到廳上，盛希僑道：「今日這事，若是舍二弟撞下的，我再也不肯與他這樣吃力，叫他試試他那副榜體面。一來我與譚賢弟相處的好，二來譚賢弟若撐不住他，這一千銀子就要破群哩。我所以極力杜擋。舍與他二十兩罷。」譚紹聞道：

「我明日取這銀子，只扣一百八十兩罷。」盛希僑道：「賢弟，你罷喲！那二十兩隻算繳你二百兩的息錢，我不叫你還。但只是這二百兩你却不得拿走。滿相公今日又揭三百兩，餘下八十兩留在賬房使用，把二百兩添在這一千之內。算一家兌上六百兩做生意，各認利息。這一千兩，是我昨日揭到關帝廟山陝客人積的修理拜殿舞樓銀。每月一分行息，利錢輕。原只許他山陝社中人使著做生意，我硬要一千。比不得滿相公揭的，左右是三四分行息。」滿相公道：「要做生意，少不得我效勞。或吃小分子，或（貝青）勞金，憑在二位財東作成。」盛希僑道：「你休說這話。舍二弟抽了一半子賬，他各人自去料理。你若走了，無人掌管出入，叫二弟也笑我竟與他一樣。」滿相公道：「我薦個人何如？」盛希僑道：「你說是誰？」滿相公道：「舍表弟何如？」盛希僑道：「那人不能發財，且心術不正，我看出來久了：頭一件，腳步輕，人在屋裡，他到了跟前，人還不知道；第二件，說話聲低，對面聽不得他說的是什麼。」

這兩件不但是賤相，必定是心術奸險，怎能發財。」譚紹聞道：「近來看相書麼？」盛希僑道：「誰看相書來。」《麻衣相》《柳莊相》，我看過圖像，也不懂的。那有字的，我一發不愛看。只是他的表弟，在這裡住了半個月，我見了他就急了。所以彼時就攛掇，叫你開發他。今日又舉薦他做伙計，我不耐煩。」

滿相公道：「生意合伙，也是遇緣的事，毫末強不得。但二位財主，今日做什麼生意哩？」盛希僑道：「看酒碟來，我們慢慢的斟酌。」

須臾，移座銜杯，商量生意的話。盛希僑道：「譚賢弟，你聽我說：你一向亂賭，近況不佳；我被舍弟抽了一半，家母舅逐樣均分，俱是一物剖為兩件，莊田地畝我東他西，牽牽扯扯，典賣俱不順手。我想這一千二百兩銀子，先做個小營運。」

異日再設法添些本錢，好幹那本大利寬的事。只是請那一樣伙計，做那一樣款項呢？」譚紹聞道：「不如開藥鋪罷。我對門姚杏庵近來極發財。」盛希僑道：「如今走醫道的，多是學而未成，到了半路上落下時，咬不動『之、乎、者、也』，就要鑽到『望、聞、問、切』路上去。你說那個生意，咱立刻就分賬；我是要立個字號，不是要紙糊匾寫上個堂名，羞死我哩。」

譚紹聞道：「依你怎麼說？」盛希僑道：「我想做生意，或是海味鋪，或是綢緞店。伙計們下南京，走蘇杭，說著也好聽。」

家裡用些兒又便宜，又省錢。若是藥鋪，不過是鄭州、漢口弄些包包子、捆捆子，整年整月，等著誰害病哩。」滿相公道：「海味鋪，家中廚役便宜；綢緞店，家裡針工便宜。今日寫個條子取去，明日寫個條子取去，到算賬時，伙計取出支使賬來，只一束紅圖書條子，把本錢就沒了。」盛希僑道：「不叫你合伙計，你便說出掃興話來。」滿相公酒已微醉，便侃侃說起來道：「不是因為我不得入伙，便說掃興話。總之，揭賬做生意，這先就萬萬不可。將來弄的山崗看放荒，再不能撲滅了火哩。」

況且本地人，再做不的本地生意。」盛希僑道：「這話奇了。即如這省城做生意的，多是山、陝、江、浙，難說他本地鋪面，都又要他省人開張麼？況且這省城鋪面，也盡有許多祥符人開著哩。」滿相公道：「本地人原做的本地的小生意兒。二公卻萬萬做不的。是什麼緣故呢？門戶高，身份重，面情軟，氣概豪。這四樣是怎的做不的呢？賒出去討不上來，撇的去氣不動他。總之做生意的人，只以一個錢字為重，別的都一概兒不管他。即如我們生意人，也有三五位先世居過官的。因到河南弄這個錢，早已把公孫折疊在箱角底下，再不取來拿腔做勢。」

且如生意人，也有許多識字的，也是在學堂念過書的，也有應過考的，總因家裡窮，來貴省弄這個錢，少不得吃盡辛苦，奔走道路，食粗咽糲，獨牀獨枕的過。每逢新年佳節，思念父母妻子，夜間偷哭，各人濕各人的枕頭，這伙計不能對那伙計說的。我問二公，能拽倒自己架子，還到外省別府受這些淒楚麼？

況且譚爺犯了面情軟，少爺犯了氣概豪。俗語說，『面軟的受窮』，譚爺能在錢字上硬了面皮麼？自古道，『仁不統兵，義不聚財』，少爺如今，能在錢字上，減了自己的豪興麼？即如我外省人做生意，在四樣上犯了後二件毛病，財神爺便趕出大門外去。總之，錢錢錢，難難難。這心若不時時刻刻鑽到錢眼裡面，財神爺便不叫你發財。就如讀書人，心不時時刻刻鑽到書縫裡面，古聖賢便不曾替你代過筆。」盛希僑道：「你不胡謔罷。難說我兩個做生意，該自己坐在櫃檯裡邊，到了秋夏，自己牽著大白叫驢，往鄉里親自討賬麼？不過請幾個伙計經營，我們分個長頭，手裡閒花消而已。」滿相公酒更半酣，接說道：

「俗話說，『本錢易尋，伙計難討』。休把尋伙計看成容易事。若說銀錢窩裡，由的我使用，使費賬上，由的我開消，非一百二十四分正人君子，不能一毫勿欺。少有一點不至誠的人，官禮使費，用了一兩，賬上寫上二兩；香葷一包，開上官燕一匣；烏綾三尺，開上摹本半匹；宅門茶房門包賞錢，隨意開銷，不曾見財主到衙門內去照驗。火食賬上，待客一盤菜，寫上割肉三斤；請客一隻雞，開上熏鴨四掌，這財主如何稽查哩？所以說伙計難討。」盛希僑道：「你與我掌賬房，就如伙計一般。你先說你是個至誠的，你是個不至誠的？」滿相公道：「我是半至誠、半不至誠的。像如舊日全盛時，我也不肯一定至誠；如今二少爺分去一半，我就不得不至誠。」盛希僑道：「老滿呀，你肚裡有了兩盅兒，竟是一張好嘴。」滿相公道：「不是我一張好嘴，爭乃生意是不許你兩位做的。況海味鋪、綢緞店，一發做不得。俗話說：做小生意休買吃我的，做大生意休買我吃的。假如販牛販馬，張口貨兒，一天賣不了他，就草料上有盤絞，吃折了本錢。假如海參、燕窩、鯉肝、螺螄等物，是我吃的，半年賣不消，就吃折了本。」盛希僑道：「據你這樣說，這生意做不得，那生意做不得，你揀一樣他不吃我、我不吃他的，做將起來。」滿相公道：「我想了這會，惟有開書舖子好。你是自幼兒惡他，譚相公是近年來惡他。若是到南京販上書來，管定二公再不肯拿一部一本兒到家，傷了本錢。」滿相公有了酒意，所以徑說至此。盛希僑略帶怒意說道：「照這樣說，不如開棺材鋪罷。譚賢弟惡他，我更惡他。管情我兩個一發再不肯撈一口到家，傷了本錢。」譚紹聞笑了，盛、滿二人不覺一齊哄堂大笑起來，遂把生意話頭煞住。

寶劍兒道：「門外有人拍門，說是瘟神廟，如今移到城隍廟後夏，要進來說緊要話。要是叫他進來，好領鑰匙開門。」盛希僑道：「夏逢若來了。滿相公可給他鑰匙開門。」滿相公道：「在賬房桌子上，寶劍兒你自己拿去。」盛希僑道：「你休要發懶，你親去領他進來。」滿相公只得親去開門，領的夏逢若進來。見了廳上燈燭輝煌，杯盤狼藉，拍手大笑道：「你們好呀，竟把我忘了，我就不依這事。」盛希僑道：「你坐下罷啣，遭遭少不了你。」夏逢若道：「我在城隍廟裡聽道官說，你昨日在關帝廟裡了。」盛希僑道：「我在關帝廟取了山陝社一千銀子，你聽的說就來了？這是我與譚賢弟做生意的本錢，不許你管。你要吃酒時，現成的酒。若是餓了，叫廚下收拾東西你吃。總不許你說銀子的話。」夏逢若道：「金磚何厚，玉瓦何薄，一般都是兄弟，如何兩樣看承？我一定要插一分兒。」

盛希僑笑道：「吃酒罷啣，生意事不但不許你說，也並不許你問；你是見不的銀子的人。有了你，就壞事。吃兩盅，你就與譚賢弟東書房睡罷。我瞌睡了，我要回去睡哩。」說罷，揚長而去。

卻說滿相公之言，也像有一點理兒。有詩為證：

朝暉喬琪月黃昏，南泊海洋北塞門；

商字上頭加客字，本鄉莫講濬財神。